

MEILOU-PANGDI
YU MAKESIZHUYI

吴晓云 著

梅洛-庞蒂 与马克思主义

——从他人问题看



人民出版社



MEILUO-PANGDI
YU MAKESIZHUYI

吴晓云 著

梅洛-庞蒂 与马克思主义

——从他人问题看

责任编辑:钟金铃

封面设计: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洛-庞蒂与马克思主义:从他人问题看/吴晓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01-016080-1

I . ①梅… II . ①吴… III . ①梅洛-庞蒂(1908~1961)-现象学-研究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 ①B089②B6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2502 号

梅洛-庞蒂与马克思主义

MEILUO-PANGDI YU MAKESIZHUYI

——从他人问题看

吴晓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6080-1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韩 震

莫里斯·梅洛-庞蒂是 20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影响力远播法国之外，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英语界掀起了一股“回归梅洛-庞蒂”的热潮，这股热潮影响之深远甚至超乎法国学者的想象。除了他那最负盛名的现象学思想之外，梅洛-庞蒂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时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不同，梅洛-庞蒂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是为了给现代文明奠定一个本体论的基础。这种现象学本体论的批判思维，无疑为当代后现代主义摆脱怀疑论的弊病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梅洛-庞蒂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起步还算较早。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有关于他的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大致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学界多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切入对梅洛-庞蒂思想的研究；从 90 年代开始，人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讨论他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了 21 世纪，一批青年学者着手于心理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多个路径，对梅洛-庞蒂早期和中晚期思想作专题研究。不过，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论域内讨论梅洛-庞蒂的文献还不够丰富，多数讨论还主要是介绍性的和概要性的，而从整体上系统梳理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目前来说并不多。

吴晓云博士以“他人”（或“他者”）问题为对象展开梅洛-庞蒂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历史的画廊里梅洛-庞蒂先后呈现为现象学家、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同情者、非马克思主义左派、新自由主义者多重面相，要澄清何种面相可以真正归于他本身，就必须回到他的文本、他的问题做认真严肃地考察。本书在解读梅洛-庞蒂大量文本的基础上，选择他人问题这一现代哲学根本源的问题为切点，进行梅洛-庞蒂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认同，才能形成自我意识，才能获得生存的方位感。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通过这本书的梳理，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到，梅洛-庞蒂这位西方哲学家不是外在地借用马克思主义细枝末节的观点，而是把前者内在地吸收到自己理论的最深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对现象学运动、对现当代哲学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更加坚定地站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对现代现象学以及现当代西方哲学展开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借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梅洛-庞蒂的学说对西方社会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后现代走向“后”后现代起着一定的转折性作用。21世纪的中国已经初步迈进现代国家的行列，梅洛-庞蒂对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部分的反思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里的借鉴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拿来主义”，而是说梅洛-庞蒂所遭遇到的时代问题与我们有很大的契合之处。通过对梅洛-庞蒂所面对问题的探询作为切入点，可以反观我们今天所要应对的问题，并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有着启发意义。

吴晓云的这本著作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研究积淀

反复修改而完成的。从中可以看出她辛苦的耕耘和巨大的进步,作为她的导师我倍感欣慰,并祝贺她的新作出版。期待晓云在今后的研究和工作中继续努力,为哲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6年2月12日

目 录

| | | |
|-------------------------------|-----|-----|
| 序 | 韩 震 | 001 |
| 导 论 梅洛-庞蒂：一个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 | 001 |
| 第一章 从人生历程看梅洛-庞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 | 005 |
| 第一节 梅洛-庞蒂的哲学起点 | | 005 |
| 第二节 亲马克思的身体现象学 | | 015 |
| 第三节 政治实践对他人问题的提出 | | 022 |
| 第二章 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 | | 029 |
| 第一节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 | | 029 |
| 第二节 实践辩证法的超越性 | | 040 |
| 第三节 实践辩证法与现象学的结合 | | 047 |
| 第三章 自我的突破与马克思主义人学实践论 | | 052 |
| 第一节 自我同一性原则的确立 | | 052 |
| 第二节 胡塞尔对自我同一性的批判 | | 057 |
| 第三节 马克思对自我同一性的批判 | | 068 |
| 第四章 他人的呈现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社会本质论 | | 082 |
| 第一节 感性活动视域下知觉现象 | | 082 |
| 第二节 社会存在视域下身体意向性 | | 096 |

| | |
|---|------------|
| 第三节 辩证视域下从婴孩到成人世界 | 103 |
| 第五章 他人问题的解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历史唯物论 | 113 |
| 第一节 制度概念的提出 | 113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中的他人 | 118 |
| 第三节 人类历史中的他人 | 126 |
| 第六章 从他人问题看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 137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功能的认同 | 137 |
| 第二节 模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 | 144 |
| 第三节 走向非马克思主义 | 150 |
| 结语 他人问题的转移：步入后现代主义 | 157 |
| | |
| 附录一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 164 |
| 附录二 梅洛-庞蒂亲笔谈(1960年与马德兰夏普萨尔的一次对话) | 176 |
| | |
| 参考文献 | 190 |
| 索引 | 196 |
| 后记 | 201 |

导 论

梅洛-庞蒂：一个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人们一般认为，梅洛-庞蒂是后期胡塞尔的最佳诠释者。正是他，将身体、他人、生活世界，还有主体间性、被动性、无名性及前反思等等这样一些后期胡塞尔专心致志地思考的主题群凸现出来，并使它们上升为现代哲学的主题。然而，诚如下文所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恰恰是以一种胡塞尔完全始料不及的独特方式继承了这位德国先行者的问题意识。倘若仅仅在胡塞尔的框架内来解读梅洛-庞蒂思想的全部，那就很难评估它丰富多彩的内容了。“把现象学引致其极限”^①是他一贯坚持的理论路线。在此，与其说他以完成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己任，毋宁说他是以超越现象学为根本宗旨。问题在于，梅洛-庞蒂超越的思想动力来自何方呢？有学者认为，是法国的笛卡尔主义传统塑造了他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品格^②；另有学者认为，是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在世”拓展了梅洛-庞蒂的存在现象学视野^③。可是即便如此，另一方面思想来源同样不容略过，那便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倾向，它为梅洛-庞蒂的思想提供了主要灵感和持续的创作资源。

众所周知，梅洛-庞蒂以其独特的身体现象学思想闻名遐迩。然而，在选择现象学研究方向之前，这位法国哲学家已经先行接受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视角。这一理论视角试图在批判传统二元论思维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向他人和社会历史的主题转换。为了彻底落实此一转换，梅洛-庞蒂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人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思想融

① 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题目。

② 参见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参见 Matthews Eric,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Acumen Pub. Ltd., 2002, p.4。

入现象学，使现象学突破胡塞尔的先验论和唯我论，实现了存在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现象学转向不仅推进了现象学运动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而且使古老的哲学学科本身发生巨大的变迁。因为有了存在主义的现象学视野，哲学不再拘泥于严格的学说体系，而是以一种“方式或样式”“运动存在”着^①。正是基于这种运动的哲学诉求，使得哲学家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安于充当一个无偏向的旁观者，相反地，他们开始通过介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来肩负起反思人类历史命运的思想使命。在此，梅洛-庞蒂也按照他本人的哲学主张，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的大熔炉之中。

就梅洛-庞蒂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2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资本主义危机全面爆发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现实背景下，个人的前途与集体的、民族的乃至世界各国的宏大历史命运息息相关。为此，梅洛-庞蒂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积极介入政治实践，试图通过对政治的现象学反思来寻找法兰西民族的出路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前景。当时，最具感召力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苏联共产主义实践。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梅洛-庞蒂虽然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却以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并为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实践的两重攻击，他还撰写了大量辩证性评论文章和政治专著。如论文集《意义与无意义》和《人道主义与恐怖》等著作，就是梅洛-庞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然而，随着冷战局势的发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法国境内的共产党组织与非共产党的左翼政党开始拉开距离，梅洛-庞蒂因此而批评法共和苏共的日趋僵化的政治偏见。可是，这种政治批评的声音，在那个非此即彼的对立年代显然是那么的不适时宜。于是，法共及其理论支持者开始猛烈地反对梅洛-庞蒂，在这些反对者中还不乏他昔日的同窗好友和他曾经的得意弟子，如萨特、波伏娃和德桑蒂等等。

^① 参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前言”第2页。

也许是出于对当时法共和苏联的政治不满，也许是出于对全球政治冷战思维的批判，梅洛-庞蒂在其生命的后几年里离开了政坛，回归到学术研究机构。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政治的哲学反思。这段时期，通过对《辩证法的历险》和《符号》等著作的出版，梅洛-庞蒂一方面“清算”了共产主义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清算”了他自己的现象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清算了一种现象学内在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并最终走上了一条通往“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结构主义路线。

至此为止，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梅洛-庞蒂的哲学思考路程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复杂的关联。马克思主义既作为理论前提激发了他的现象学思考，又作为其理论特色使他的身体现象学思想凸显出存在的他性和历史的厚重。尽管梅洛-庞蒂在晚年“批评”马克思主义，并最终离开它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拒绝联系也是联系的一种形式”^①。马克思主义始终像一盏心灯，时隐时现地关照着他的所思所为。为了深入揭开梅洛-庞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奥妙关系，笔者试以他人问题为范例，本着现象学描述的“视看”态度，层层梳理这二者的本源区别与联系。

我们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人问题正是在梅洛-庞蒂的努力之下，从后期胡塞尔的遗著中被挖掘出来，成为现象学研究中心的。然则，这一问题又反过来构成了对胡塞尔本人的先验唯我论倾向的批判。正是在后一方面的意义上，我们说他人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现象学运动的范围，波及对整个西方哲学的二元论传统和主体主义思维的批判。这个问题不仅是现象学研究的中心，还是现当代哲学的一大主题。那么，为什么梅洛-庞蒂可以从胡塞尔现象学思想中发掘出他人问题的本源性价值？他又是如何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的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呢？

“现象学只能被一种现象学方法理解。”^②要想深度理解梅洛-庞蒂的他人现象学，我们首先得悬搁掉以往所有的哲学成见，包括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

^①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4页。

^② 同上书，“前言”第2页。

成见，重新“看”他人问题对梅洛-庞蒂的呈现方式，这样，才能合理地描述出他人现象发生的场域和他我矛盾解决的途径。然而，一旦严格地遵从无成见的直观立场视看梅洛-庞蒂的他人问题，我们将发现，他对该问题的阐释已经远远超出从胡塞尔那里继承的现象学遗产。事实上，他的这种超出，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关系上，都和他对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和吸收分不开。因此，或许可以大胆地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梅洛-庞蒂超越现象学前辈的可能性。不过，在这里，另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由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超越可能性，既给予梅洛-庞蒂创新现象学的思维空间，同时也彰显了它与现象学之间深刻的裂缝。如此一来，对于梅洛-庞蒂为什么一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批评”它，再后来又“反对”它，我们通过对他的“他人问题”全面考察，大致上可以了解其中的缘由了。

第一章

从人生历程看梅洛-庞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①

综观梅洛-庞蒂不同时期的重要著作,均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涉猎,有些还直接以前者为研究主题。譬如《人道主义与恐怖》《意义无意义》《辩证法的历险》《符号》等这些梅洛-庞蒂中期的主要著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实践的集中讨论。对马克思及其理论走向的持续关注,反过来又引起了梅洛-庞蒂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来源——青年黑格尔哲学——的兴趣,他甚至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直接等同起来。“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德国现象学的人来说,法国现象学令人感到惊奇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毫不犹豫地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所当然地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近,甚至是从那里起源的。……没有正当理由相信在现象学的德国阶段有这样的历史联系。”^②从施皮格伯格的这番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理解梅洛-庞蒂这位法国现象学家的全部思想,撇开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这条理论路径是万万不可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将它置于梅洛-庞蒂一生的思想轨迹的背景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第一节 梅洛-庞蒂的哲学起点

1908年,梅洛-庞蒂出身于法国西南部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自幼与两个兄妹及守寡的母亲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安乐的童年时光。长期以来,对年

① 本章部分内容曾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②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9页。

幼生活的美好记忆一直牵引着梅洛-庞蒂的思想脉动。“我绝没有从无与伦比的幼小时代恢复过来”，这是他私底下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的多部论著里，都有那么一丝淡淡的乡愁和唯美的童年印象跃然纸上。不仅如此，他还把人的本真存在，直接归结为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孩童状态。这种对童年生活特别关照的思想品质，为梅洛-庞蒂赢得了诸多学者的青睐，其中包括一位不甚关注法国哲学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曾深情地写道：梅洛-庞蒂已经在一条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迹，这条路通向从未被世俗的喧嚣吵闹和唯利是图的动乱所染指的领域。

一、法国哲学的背景

带着一份纯正平静的传统气质，梅洛-庞蒂于1926年来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专业。他的同学有萨特、尼赞、雷蒙·阿隆、波伏瓦、列维-斯特劳斯、西莫纳·威尤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曾经同窗共话的学友们纷纷成为法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当然那都是后话。梅洛-庞蒂的大学老师布伦茨威格是一位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在他那里，梅洛-庞蒂系统学习了当时法语界的主流哲学思想——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从而把握了一种自我反思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然而，与此同时，另外一股强劲的、非学院派的哲学势力——柏格森主义——也悄然影响着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乍一看，我们也许以为，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范式：一个特别强调科学理性的纯粹性，另一个则把感性的生命直觉当作哲学的重心。可是，在青年梅洛-庞蒂眼中，这两类哲学理路尽管相互竞争，却也不乏合流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深受笛卡尔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法国本土哲学特色。法国哲学，自笛卡尔开始就有自己鲜明的特性，依据这些特性，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与德国哲学、英美哲学区分开来。

首先，逻辑学在法语界始终被视为“一门小而受到忽视的学科”^①。笛卡尔曾明确指出，清楚明白的真观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只要某个观点在人们脑海中有了清晰的印记，不管它来源于古老的宗教信仰，还是日常

^① 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生活的一般常识,或者是当下确认的自我感觉,都可以作为客观真理被毋庸置疑地加以接受。一个法国哲学家是绝不会像德国哲学家那样,把逻辑论证的严谨性作为真理的必要条件加以要求,相反地,他们会认为德国哲学由于其庞杂繁琐的逻辑演绎和晦涩难懂的术语运用,恰恰构成了对实践真理的一种遮蔽。因此,去繁求简、回归质朴的经验之流,一直是法国哲学努力实现的一个基本方向。这个基本方向牵引着梅洛-庞蒂日后对身体现象学的创建过程。它不仅使这位法国现象学家的作品更加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因为不用像德国哲学家胡塞尔那样过多地顾及繁礼多仪的逻辑规则,所以,现象学在他那里挣脱了清规戒律的逻辑束缚,让意识与身体、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行走跳跃,变得更加自如流畅、一气呵成。

其次,反身向内的唯理论传统是法国哲学的基本特点。向自我回归,在反省中沉思扑面而来世界图景,是法国人所理解的哲学本质。梅洛-庞蒂说:“哲学是这种存在的回忆”,而“科学构想存在和认识的关系。”^①法国哲学一般都从“我思”开始,通过我的思想不仅开显世界的存在,而且确证我与世界在本源性意义上的血肉联系。相比之下,自然科学的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的先在;“我”作为科学认识主体,只是一个后来的解释者,世界本与我无关,即使有关系那也是一种外在的、主观认识上的关系。这样一种客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与法国哲学是不相容的。尽管从孔德开始,法国哲学家们大胆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但是,他们只是外在地借用一些经验科学的研究结论对自己的哲学观点加以佐证,并没有像英美哲学家那样,直接沿用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法和数据分析法研究哲学问题。

与其说法国哲学和实证科学有多少关联,倒不如说,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文学艺术的再造。众所周知,法兰西民族对世界文学艺术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从人文主义古典文学到启蒙时代浪漫主义文学,再到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法国文学无不渗透着法国哲学的影响,并且,反过来,法国文学也为法国哲学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应用场所。譬如,柏格森、萨特、加缪等,他们既是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又是闻名于世的文学家。在他们各自的哲学论著中,不乏

^①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页。

对文学艺术的关照,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作品也不乏理论的光辉。可见,在法语界哲学与文艺竞相辉映,共同实现对生活世界的照面。

正是这种特色鲜明的法国笛卡尔主义传统,为梅洛-庞蒂日后的现象学道路先行定下了非分析的、非体系化的、自我反思基调。他的现象学就是以自我为起点,通过对自我的反思,反思到沉默的“我思”即身体,然后开启对身体的现象学描述,进而展现整个世界的场景。用梅洛-庞蒂本人的话来说,“提出知觉的首要性这一命题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在发明创见,更像是将前辈的工作进行到底”^①。在此,他把自己对知觉现象学的理论贡献归结为对“前辈的工作”的延续,这是对法国哲学史上所有哲学家理论成就的充分肯定。

二、科耶夫的问题域

大学毕业后,梅洛-庞蒂去外省工作了一段时间,1935年回到母校任辅导老师。这段重返巴黎的日子,迎来了他运思历程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德意法西斯主义的阴霾密布整个欧洲,曾经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开始急剧向它的反面倒戈,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等全面危机正在把欧洲推向世界大战的边缘。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批有志知识青年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本质。在法国,年轻的哲学精英们把批判的思想矛盾,首先指向他们的老师也是当时法国哲学的主流代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布伦茨威格,梅洛-庞蒂就是这批青年批判者之一。

布伦茨威格是20世纪前半期法国最著名的学院派哲学家,他的“概念数学哲学”和“形式主义象征思维”贯穿于当时大中学校的课堂,影响和控制着整个法国哲学界。梅洛-庞蒂就是在布伦茨威格的哲学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从这位老师那里,他掌握了一种发端于自我反思的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然而,如果严格遵照布伦茨威格的理论规划的话,那么,世界的图景就是一个“科学解释的神话”。“世界的存在”已然成为一个“恒等的命题”,一切

^①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7页。

事物甚至包括生死体验都可以从“确定的知识中得出结论”；没有不可预料的偶然性事件，也没有自由的主体性精神，所有的生命体征被无情地窒息在冰冷的自然规则所纺织起来的“关系网中”^①。战前法国死气沉沉的社会现状，正是布伦茨威格这一科学主义范式真实的国家写照。大批哲学青年对此强烈不满，他们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渴望变革和革命。而柏格森哲学虽然用绵延的诗性语言，创造性地描绘了生动活泼的感性世界，但是，这种意识流式的梦幻泡影面对体系庞大、冷酷无情的国家机器，似乎很难有所作为。正当这批年轻的哲学精英们苦苦地探索个人前途和社会命运的时候，苏联新兴的共产主义政治吸引了他们的理论目光，他们期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破茧而出的可能性。为了顺应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法语界掀起的讨论热潮，俄裔哲学家亚里山大·科耶夫针对巴黎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开设了七八年的黑格尔高级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他以非学院派的方式面授《精神现象学》，把青年黑格尔的思想解读成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革命色彩的存在主义历史哲学。

科耶夫本人曾经是德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基于现象学存在主义的视角，科耶夫眼中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史。根据存在主义对哲学的判断，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对存在的追问是通过“我的意识”获得的，而“我的意识”又是建立在我的感觉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这个意识是一个带有个体情感偏好的“自我意识”。于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困境出现了——一个特定的、有局限性的个体意识何以能完满地透察整个世界的存在呢？对此，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作出经典的回答：向死而在。即一个人只有毫无保留地直面自身的有限性，他的内在潜能才能以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迸发出来，从而通达存在的澄明境地。“向死而在”这一存在主义表达式，对于科耶夫来说，隐喻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②，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既是

^① 参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1—1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